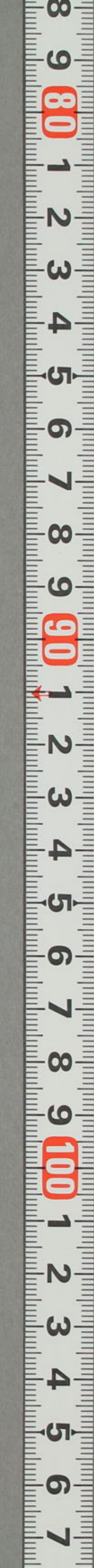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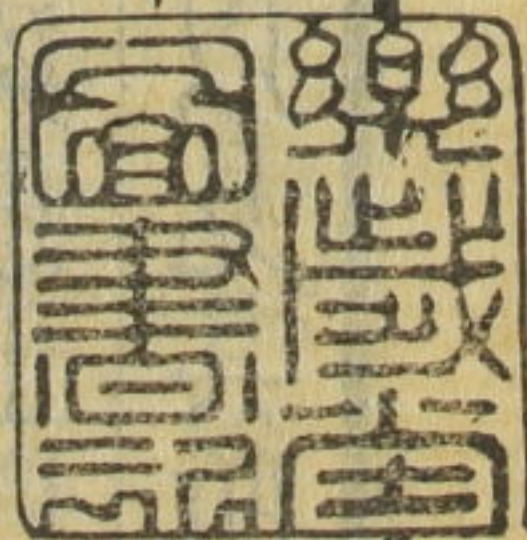
古
大尾

仁記
917
27





孟子釋解卷之十四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盡心下篇下

此篇論理國政用民人之宜不宜而因復以歸之於君子脩身之道要矣凡三十七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八年拔趙邯鄲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使

田忌孫臏將兵救趙敗魏于桂林三十年又伐趙趙又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大興師

使龐涓將太子申為上將與齊師戰于馬陵敗績齊虜太子申殺龐涓郝敬云糜粥也

以生從死日殉驅子弟以殉前戰敗死者前為土地驅民戰死後又驅子弟再戰死是以後死者殉前死者也

此先言不仁之有禍弊也不仁哉梁惠王者言梁

惠王當肩之以不仁之名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者乃推恩以及物也不仁者以其有所不

愛之故遂及之於其所愛也公孫丑不能知其所

言之旨故問曰何謂也孟子答曰梁惠王以貪土

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此以見其所宜愛

而不愛之也將復取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

弟以殉之遂為齊虜以死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

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郝敬云春秋書戰凡二十有三如

齊桓公召陵伐楚問包茅不入昭王不返楚莊王伐陸渾之戎以陸渾通周犯王室也此類較無故侵伐

者為猶善敵國謂各分相敵之國也征之言正也以上伐下為正也

此承前梁之戰遂置辨此征戰之義者也春秋十

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記無一義戰但彼善

於此者則有之矣所以然者凡征者上伐下之名

也敵國名分相等以不相征為義之宜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也

郝敬云武成周逸書篇名武王既誅紂紀成功之辭策竹簡也與冊通一作策

簡札牒畢四名一物單札為簡聯簡為冊古無紙用木曰版用竹曰策二三言不多也杵舂杵也血流杵言殺人多而血流漂杵也古武成已亡今孔書有武成篇辭云受率其旅若林會牧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皆後人綴葺語又云計孟子所見武成非古按其証何止血流漂杵一語

此承前上伐下上伐下者亦乃以仁伐不仁者也孟子不信武成血流漂杵則知上伐下者征則莫

不服戰則莫不速勝矣盡信書者盡信書中之所

言也

不如無書不如無讀書也孟子於書武成篇

取其中二三策而已矣所以然者夫仁人無敵於

天下者也以武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此蓋史官過張之文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

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郝敬云南面三句逸書之辭湯

伐桀之事見梁惠王下篇革車兵車用皮革纏束使固也三百兩三百乘也一車兩輪故曰兩虎賁材官之稱所謂千夫長百夫長者也王曰武王言也戒商人無驚畏本安寧爾也非敵百姓為取殘賊也崩低垂也自上而下曰崩愚云角陣列之角若崩厥角言若戰勝以崩其陣列之角也郝云替首以首叩地此亦逸書之辭今孔書秦誓文小異

此亦明仁者之無敵也有人自負曰我善為陳或曰我善為戰此為大罪凡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故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而未征也武王之伐紂也不過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王曰無畏吾所以來者欲寧爾也非欲敵百姓也殷卒乃若崩厥角稽首以降且征之

為言正也各欲其正己是以征也焉用戰乎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

解見滕文公下篇

此乃前篇君子不以道殉乎人之喻而兼明王者亦不能使天下無所可征之義也梓匠輪輿能授與人以其規矩而至知人巧則其人之所由規矩以自發者不可誣也故曰不能使人巧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郝敬云飯食也糗乾糧也茹猶

食也草蔬菜之屬也若將終身不辭貧也袵單衣也昏禮畢袵袵古禮衣皆單書云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鼓琴舜鼓五絃琴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二女堯二女舜妃也果愚云當讀作和蓋和舜之所歌也或云和字古文其右邊口在禾上者訛移成果字者也

此乃前篇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之餘音而置之于此者以見聖人無意於富貴安榮與貪饕不仁者大異也舜之在民間其身飯糗茹草也若將以終其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而二女和之者若固有之者蓋於其亡無以動其心是以當其有之亦無以易其心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

一聞耳

此章旨要亦示戰之不可者而孟子之言此蓋有感於當時有如斯事而發者故曰吾今而後也殺人親之重者言其事至重當須顧慮而不可容易為之也殺人之父則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至其若是者是雖曰非自殺之也然其罪之相去僅隔一聞耳蓋猶假人手以殺吾父者則不過聞著一人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

為暴麻敬云關門關也禦暴防寇盜也為暴征而族也古者四郊四境皆設關以候出入備非常後

世因以征權商遂故周禮地官有司關之職掌國貨之節司貨賄之出入者凡所違貨賄以節傳出之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故周禮非古也

此乃以言當時之為邪世也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止暴盜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虐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行於妻子

此言道不可不貴躬行有實也言其身不行道則其道不行於妻子使令人不以道則其所令不能行於妻子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

能亂周者偏及之之稱也周于德譬如詩三百篇所言雖於譏惡險峻亦皆歸之於德又如孟子知言亦是周於德者也

此言躬行有實而更善於其守者也周備以有餘於利者雖凶年不能殺其人周備以有餘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其德行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辨似寡慾之偽者而偽者即不周于德者也好名之能讓千乘之國者蓋以燕王噲讓國於子之之事言之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即又為邪世所亂

之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此亂字承上但身與國大小不同然至於其所以致之者則亦一以其不周德而已不信仁賢者言不信仁且賢者之言則國中空虛若無人無禮義者言其君臣上下之際無禮義立其別則上下混亂無政事者言其用物使財無政事之節則出入濫度而財用不足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此更承首章梁惠王不仁之旨以置之也不仁而得國者自古多有之矣雖然不仁而得天下者自古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丘惠按有大聚之義如莊子則陽篇丘里合十姓百名者即是也丘民亦是大聚之民也社土神稷穀神土地生百穀養民立國之本也故國家稱社稷變置改建也牲純曰犧粢飯也在器曰盛旱乾水溢歲凶病民也朱熹曰變置者改其壇場耳

此承前明不仁者不可得天下之由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者蓋世皆以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賤而孟子反言之因又引據道及禮以明所然之故得乎丘民然後得為天子則丘民為主而天子為客也而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則是人君輕固可以為民移易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則是社稷又重於君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則人事之盡敬禮也然而旱乾水溢者是為社稷無靈而不能為民禦災則變置社稷則是社稷又輕於民也

世

○孟子曰聖人百姓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伯夷

柳下惠使頑懦薄鄙興起之事詳見萬章下篇

此以聖人百世之師也為主意之所在如伯夷柳下惠之風興起人者乃特以此証其所以稱曰百世之師之故然而其實亦為下章言夫子愠于羣小之事可以為師作地耳伯夷柳下惠自奮其行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以

慕其行，倣其義也。非聖人而其能若是乎？況於當時，親炙之者乎？其今之進德成賢者，可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愚按：此必合字，上誤脫義。

者宜也，四字不然合字不通

此章為前言「不仁不得天下，卻更明仁」又因言「仁明道亦不外於仁義也」。仁者勉強行義之名，而勉強行義者，人之所以得為人，也。其自起度量於彼我之間，而取之其宜者，義也。易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此亦見萬章上篇

此為下章所引詩作地，蓋夫子去其父母之國者，即憂心之悄悄者。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敬

云不言孔子而曰君子，因子路問君子有窮，解釋而言。

此章亦與前同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是以及於厄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

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矜厥慍，亦

不隕厥問，文王也。郝敬云：貉稽，人名，是門人，故孟子舉之。引二聖勉之多口羣議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愚云悄悄孤寂無聊之意羣小羣小人也慍含怒氣見于外之稱肆猶故也詩大雅蘇篇今接詩所言是太王之事孟子以為文王者以文王亦繼太王之德故稱云爾也

此亦見周于德者居於邪世之情狀者耳貉稽問曰警大不理於口者口衆口也衆口訕譏而不為伸理其冤也孟子曰雖然亦無傷也凡為士者為衆所憎茲多讒毀之口所引詩意言憂心悄悄獨抱孤寂又慍于羣小人所為曰孔子也者孔子之居當時濁世者常如是也次所引詩意言人視所課役之民功小速則慍心生焉以自惡其慍心之生而一任之於民不復視之乃殄厥慍也或其勢

一不得親督而任之人則當須日問焉以厭其煩而忽畧不問乃隕厥問也文王則皆不為之也引此二詩者其旨蓋為多口含慍而又小廢其務者是聖人之所為當以為法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者其中不容昏德而明白之貌昏昏執心自欺不明也

此章言昭昭者使人昭昭乃所以憎茲多口也今以其昏昏言今之士自以其中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蓋必不可得之道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

問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孟子子第子不待由正

路而近者曰徑入行之蹤成路者曰蹊介然介乎茅間也茅塞茅草生而蔽塞也

此章乃言昏昏也孟子喻高子以其心術之致昏昧故曰山徑之蹊間介然以成路蓋以喻曩者孟子之言數入高子之心則高子心開而思道之念稍成條理矣為問不用則茅塞之矣言少間不用其蹊則左右之茅侵塞之矣高子少間不從孟子之言以用其心則思道之念息而昏昏然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

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柳云尚上通猶勝也

追愚按當讀作彫詩大雅追琢其章荀子作彫琢是也蠡同廣韻云分破也荀子云蠡盤孟文从蠡蟲齧欲絕也柳云古器破裂之狀也車迹為軌軌廣為軌周禮冬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八尺曰軌九軌則七丈二尺車可散行故城中軌無定跡而淺城門惟容一車車出入皆由門中故軌同跡而深古士車兩馬大夫以上四馬也

高子欲拒茅塞之譏因先言禹之樂聲勝文王之樂聲與而孟子不知其何以謂之故問曰何以言之高子曰以其樂鐘彫文之破離也彫文之破離暗以與山徑之蹊間介然成路比以言之也此蓋其意暗譏以心成其道所通之跡謂之賢則禹樂

之鐘之追蠡是勝文王之聲也然凡人之所以貴
仁義成性者以仁義之為可尚自先民而然而高
子不知其以是故可尚也故曰是奚足哉言追之
蠡奚足以謂之尚哉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者
言子豈以城門之軌為兩馬之力之所為與夫城
門之軌者凡國中之車皆過焉是以成其軌之濶
者而非一車兩馬之力之所為也所以貴仁義之
性者亦凡自先民以是仁義為民性是以貴之也
然則非以孟子始言仁義而以尚其成性也子豈
以子之成性為吾說之力之所為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
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
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撻望見馮婦
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絕穀曰饑陳臻齊人郝敬云發發粟也棠齊邑復又
也馮婦人姓名搏擊也卒惠云終也為善士郝云學
脩飾也愚云則字恐有誤或云疑是棠字誤也之野
郝云之郊外也逐尾其後也撻愚云當其前以撩撻
之也郝云負背也隅山角也猶丘隅之
隅攘臂奮手欲搏之狀士善士輩也

齊國歲饑之年陳臻謂於孟子曰國人皆以為夫
子將復思齊卿之任在身為民請發棠邑之粟顧
夫子殆不可復為請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有馮婦者善乎搏虎其卒脩飾為善士嘗之野有
衆逐虎虎奔去負嶠以待衆莫之敢撓者適望見
馮婦之來趨迎之以請為搏之馮婦乃攘臂下車
衆皆悅之其為士者乃非笑馮婦之所為也此馮
婦不能已其搏虎者即是不能脩飾為士者也為
士者笑之者即亦以其不能成性故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

性者彼中物所循之道有其常紀於我可
識定者之名也命者彼以我為向後受之
之物而以令之我內之名也賢者稱己與彼比見彼
之所出實有己所不可及者之名也聖者承天之道
合諸民之故而以作教之名也又按此所言口耳目
鼻四肢之所欲皆謂之性者儼然是荀子性惡之說
也然而君子以有命故不謂之性者乃孟子平生所
以稱性善之由也乃知易所稱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及中庸天命之謂性者並亦皆性命相配以言者也
後儒自荀子不知孟子此言非孟子而立性惡之說
者要末知孟子者也至如唐宋諸儒亦不能知此與
命相配者而後君子謂之性之義一槩欲主張其性
善之說者其說非不佳而要亦
固陋狹隘之見反累孟子者耳

口之於味欲嘗其甘美也目之於色欲觀麗采也
耳之於聲欲聞五聲之和也鼻之於臭欲聞芳香
之氣也四肢之於安佚欲其底滯著淫也性也然

孟子 卷之十四
凡人身之所宜行者有命焉故君子不謂前五者性也仁者親親也人父子之際必有相親之心起焉義者敬長也人君臣之際必有敬之之心興焉禮者順物也人賓主之際必有順承之則出焉智者通於物也賢者心明於物而通達其理焉聖者作則者也聖人聰明達於天德故能知天道焉此其心之興也其材之至也彼自發起於其中而不得以獨遁故曰命也然此其心之興也人以其是為其常而其材之至也人皆師法焉亦皆不得以獨遁故曰有性故君子不謂此五者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朱熹云浩生不害齊人也善者彼之來當或止之處而此所受乃見其不止之名也信者其行之不爽可為人所憑依之名也美者其貌絕類而以承止人意之所嚮之稱也大者物之形度踰於常所期之稱也聖解見前神者物之用在人所不得其方之處之名也

此章以實前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之旨置之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稱之為何人也孟子答曰善人也信人也

曰其行務從於人心之可欲之謂善而既從而以有謂己之謂信有諸己而充實之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睟於面盎於背之謂大大而化之者光輝被物而以化物也之者指上大也以爲其化故曰化之也此大而化之者即命之也有諸己與充實即有性焉之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指上聖也樂正子善信之中蓋信未全也故神聖大美四者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

而招之

郝敬云苙說文云攔也方言困也古文从艸从竹往往通用苙與苙通蓋也所以禦暑雨豕圈有屋如苙招思云初堯切音翹舉也周語云好盡言以招人過莊子駢拇篇云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是也招之者蓋於苙中又揭舉之也

此爲後館人求屨章作地以明孟子之於門人歸斯受之也郝敬云墨翟之教泛濫勤苦於身心無涉久之不安而思逃必矯而入于爲我楊朱之教孤潔自守耽虛好逸久之于世故人情難通然後改而歸儒此說大佳孟子以爲歸於儒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淺學與楊墨辨者譬如追放豚豚既入其苙則不復撓之可也然乃更又從而招揭之

欲以見其別者是之謂不受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

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云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公家之布粟取于公田絲毫無所預于民自井田廢徹法壞下逮戰國構兵繁費歷數當時取于民者有此三項已煩矣勢不能蠲則當調其緩急況此外如關征市廛澤梁一切橫斂不可勝數民何以堪之又云古中國之衣惟絲麻葛褐後世始有木綿此云布縷緝麻為縷以織布也帶穀曰粟脫粟曰米又云布縷出自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成于夏征在夏粟米出自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成于秋征在秋力役出自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農隙乃役征在冬力役有二軍賦冬更番工賦冬興作軍賦為徭役工賦有雇役周禮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替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一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以歲上下豐年公均田用三日中年均用二日無年一日

此為次章益成括見殺章作地而先見君子小人征民德與虐之異也用一緩二郝敬云欲民從容辨納也用其二而民有殍言有餓死者也用其三而父子離言父子離散不能復同居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郝敬云珠蚌種生于澤禹貢淮夷蠙珠即蚌也南海交州人以採珠為業沒水求之大者

至一寸八九分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瑤珠有至圓者置地終日不停不圓者為璣珠有稱夜光者或曰鯨鯢之目所謂明月之珠也

此殃必及身亦為益成括見殺作案者也土地世

守之業人民立國之本政事脩德布惠乃所以保民保國者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成姓括名

此章專見小人有才未聞道則反足以殺身蓋小人有才則不寶土地人民政事而寶珠玉又增其征稅是其所以自取其身殃者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聞之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

於孟子曰夫子何以預知其將見殺乎答曰盆成括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則足以殺其軀耳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上宮中有業屨於牖上者既

而館人訴孟子以其求之弗得或因問之孟子曰
 夫子固知其若是乎從者之廢也蓋譏孟子之門
 正邪混收不擇也孟子曰子豈以是來從者為欲
 竊屨來而以言之與或因自知其所譏之不當也
 乃曰殆非為欲竊屨來但因見之卒生盜心者也
 至如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之事不追咎來者之事
 不拒禦其人苟以是心至斯收受之以為其門人
 而已矣則此從者竊屨之咎自不在夫子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
 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

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穿鑿也窬說文云
穿未戶也禮儒行

前章言益成括小人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乃知

小人聞道可以得為君子也又孟子之於待其門
 人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亦
 以雖小人學則可以為君子之故也而前受逃楊

華門圭窬注門傍小戶穿牆為之如圭也穿窬者穿
壁成窬以潛入竊物也郝云爾汝輕賤之稱誥吮通
舌以取
物曰誥

墨而歸者亦但以是旨者而此章乃又以見小人
 可入道之端緒乃在於其所不忍所不為也而充
 字與前充實之充相應人皆有所不忍也能達之
 於其所不忍譬如不忍害其骨肉而忍害於他人而
 今能達之於他人仁也人皆有所不為也能達之
 於其所為譬如不敢為穿窬而為欺瞞以取於人
 而今能達之於所取於人義也故人能充無欲害
 入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也欺瞞以取於人則必受人稱爾汝之
 罵詈人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士其與人交未至親厚者是未可以言者矣而強
 與之言是以言飾之也已親厚而不與言是以不
 言飾之也凡其已或未之時各當其宜是為其正
 今或未而先言者是鉤取其意也已而不言是誘
 動他情也並皆有心於窺探人者也故曰穿窬之
 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
 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
 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
 重而所以自任者輕郝敬云指意所指也約簡也博廣也存曰守發曰施不下帶不

越目前也玉藻云侍于君視帶以及袷袷衣領也視上于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奸凡視尊者不得過帶言不遠也

前章所言即此言近守約而守約即君子之言也
言近而指遠者庸言之義匹夫匹婦之所知而其
旨所發本於天地者是也守約而施博者脩身以
安人者是也君子之言近故不下帶而道存焉君
子之守約故脩其身而天下平如他人率病舍其
當耕之田而芸人之田蓋不自脩而好各人也是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
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而已矣郝敬云動容謂舉動容貌周旋圍轉也中禮不踰矩也經德思接謂以德為所行之常度也回曲也干祿者干求天祿也法者禮義之正也

此因前脩身而更言詳之也堯舜之行身施教唯
順人之性者也湯武之伐亂討罪乃反之於性之
正者也其正也權也皆合其宜如堯舜及湯武者
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之比而盛德之至也凡君
子之哭死而哀者非為生者為之而以人性當然
也經德不回者非以干祿為之而以人性當然也

言語必信者非以正行為之而以人性當然也故君子唯行人性當然之道而以俟天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郝敬云大人謂六國侯王堂宮殿之前曰璇題弗為不為此奢侈也食前方丈謂饌列于前者方一丈言多也侍傍列也般樂盤旋遊樂古之制先王禮法也

此章自前非以干祿來而其藐之者亦乃不以言

飾之也言說大人之時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凡彼堂高數仞椽題數尺者其宮室之盛也而我得志弗為也食饌陳前方一丈侍妾數百人其食色之侈也而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其後車千乘此遊樂之奢也而我得志弗為也凡此類在彼者皆我所不敢為也在我者皆古聖王之禮制所可以正彼之奢侈者也吾何畏彼哉古之禮制要之亦所謂守約者是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入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寡者其耦

鮮少之稱欲即古慾字

前堂高數仞之類要皆多慾之人所好者而孟子言皆我所不為者也此即以寡慾然者也故此置辨多慾寡慾之優劣者也養心令之莫害其德性者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則其德雖間有不存焉者寡矣蓋言孝悌忠信之類大抵全之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其德雖有存焉者寡矣蓋言孝悌忠信之類其所能行之者不多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

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如棗上林賦所謂棗是也又名輒棗又名羊矢棗俗名丁香柿似檟而其禮腥肉細切為膾火炙熟肉曰炙諱避尊者名也禮親死既葬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境問禁問俗入門問諱

此以意取承接者也蓋慾之多寡其所稱之者亦當知其分別之所在人無不有慾而眾之所同則不在於此多寡之分故舉此以見其例者耳曾皙嗜羊棗而曾子其子也終身不忍食羊棗公孫丑

見此所記之文問於孟子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公
 孫丑意謂曾皙亦必美膾炙過於羊棗故有是問
 而孟子答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之嗜衆之所同也
 羊棗之嗜曾皙之所獨也譬如人諱名不諱姓姓
 衆之所同也名其人之所獨也故諱於獨而不諱
 於衆所同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
 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
 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獗乎狂者進取獗者有

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
 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
 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
 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獗也是又其次也

狂者繆聞妄見驟發無當雖內之而不居焉者之稱也
 獗猶同其性不可與衆合而喜處其外者之稱也
 狂簡之簡者省約所內而以應乎外者之稱義相類
 故或又作狂獗也中道者能依庸德以行者也琴張
 名牢字子張莊子所謂子桑戶死琴張臨喪而歌者
 也曾皙名點曾參父言志異諸子見論語季武子死
 倚其門而歌見檀弓牧皮未詳郝云古之人堯舜以
 來列聖皆是也薄時流而慕古人即進取也重言者
 動則稱也嘒嘒愚按說文云誇也集韻云大也夷醜
 夷也醜類平等也夷考蓋以古之人與己為醜夷而

以考其身行之合否而不及則又自詡其短於人即所謂不掩也又按此問者辭引狂簡而問每不及於

此章復接前言性命之旨蓋性命之所得其正者為中道狂與獯猶與中道不相遠矣若夫鄉原德之賊也而世方以鄉原為善行是聖人之道所以致日晦者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諸門人弟子居鄉黨皆未得吾道之要旨乃或狂或簡以各自是其業而小子之學焉者徒增疑惑蓋欲歸以裁其定準也進取者狂者之所為也不忘其初者簡者之所守也問意先在問狂故略簡

也孟子答曰孔子不得中道之士則他無可與必欲張求之唯有狂若狷或可以與也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者即其可與之故也孟子因亦釋之曰孔子豈不欲得中道與之哉中道不可必其得之故思其次狂獯也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答曰如孔門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然不肯取後世之士曰古之人古之人與已夷以考其行而不自掩匿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則欲得不屑受不潔之士而與之不屑受不潔之士是

猥也是又其狂之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鄉者背其眾所同從之方而內自畫以居之稱原與愿同

內繹之其心而厚謹之稱鄉原者反古畔道而自安卑汙阿世好逐俗嗜以勤厚謹蓋鄉人之愿而非君子之愿者也此蓋謂其馴奪忠信廉潔以為合同世俗之具為賊也郝敬云踽踽獨行貌涼涼薄意闒然無氣酸也流俗下流之俗汙世汙濁之世居存心也行履事也

孔子曰有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者則我必憾焉而其不憾者其惟鄉原之人乎何以言之鄉原德之賊故也萬章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答曰彼譏狂者曰彼何以是嚶嚶也見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奮勵曰古之人古之人嗟乎彼之行何為是嚶嚶涼涼背世之行邪夫人生斯世也亦為斯世之人也其行善斯可矣其所言如此闒然媚於世

也者。是所謂鄉原也。萬章又問曰：「一鄉之人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謂為原人？」孔子乃以此為德之賊者，何哉？答曰：鄉原之人，非之無可舉也，刺之無可刺也。混同乎流俗，諸合乎汙世，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故眾皆悅之，其身又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稱之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
鄭云：莠，草似苗，俗名狗尾，佞人

巧辨似義，愚云：利口、口舌便利之人，言非類是舉邪？亂正使聞者惑其所從，鄭聲、鄭倡淫哇之樂，紫色似正服，深朱色者相類。

孔子曰：「君子惡似而非者，惡莠者，恐其亂禾苗也；惡佞人，恐其言之亂義也；惡利口之人，恐其言之亂人之所信也；惡鄭聲，恐其為之之亂雅樂也；惡紫，不以為飾者，恐其亂正服之朱色也；惡鄉原，恐其行之亂德也。君子反之，其經常而已矣。蓋經正則庶民興，起庶民興，斯無邪慝之行矣。反經之反，即湯武反之之反，經即亦行法之謂。」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
 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堯舜禹
湯皋陶
伊尹俱詳于書經郝云伊尹為湯右相萊朱即仲虺
 為湯左相太公望見于離婁篇散宜生名皆文王
 臣至於今孟子自謂其時也鄒古邾國孟子居鄒去
 魯甚近春秋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愚按聞而知之四
 字為此章眼目蓋以
 見之亦聞而知之也

此承前君子反經而以自言其身所唱即君子之

道也由堯舜至於殷湯其間五百有餘歲若禹皋
 陶則以其同時故見而知之若殷湯則聞而知之
 由殷湯至於周文王其間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以其同時故見而知之若周文王則聞而知
 之由文王至於孔子其間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宜生則以其同時故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
 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其間僅百有餘歲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所居之魯若是其甚也然而
 無有聞而知之者乎其爾近則亦無有乎其爾甚
 此蓋言舍孟子則無有繼孔子之道者蓋亦微言

也而以此居之總篇之末者孟子此書本自憤其
道難行當世之所作乃亦欲以其道傳於後昆而
恐後或謂其道與孔子不同也是以於終篇備見
其不得謂不同之由以使人思得之欲使人思得
之是以微言喻之矣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孟子經解卷之十四 大尾

皆川淇園先生著述書目

易原	二卷	易學開物	二卷
周易釋解	十卷	著卜考誤辨正	一卷
詩經釋解	十五卷	書經釋解	六卷
論語釋解	十卷	學庸釋解	二卷
儀禮釋解	八卷	問學舉要	一卷
名疇	三卷	老莊列釋	五卷
孟子釋解	十四卷	虛字解	二卷
實字解	八卷	詩經助字法	二卷
左傳助字法	三卷	史記助字法	二卷

洪園文訣	二	冊	刻已	習文錄	二	卷	刻已
續習文錄	二	卷	刻已	洪園詩話	一	卷	刻已
醫案類語	五	冊	刻已	游記類語	五	冊	刻未
唐詩通解	六	卷	刻已	歐蘓文彙	一	卷	刻未
續虛字解	二	卷	刻已	洪園答要	三	卷	刻未
洪園詩集	三	卷	刻已	洪園文集	三	卷	刻未
杜律評註	六	卷	刻未				

寬政九年丁巳三月穀旦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製本所

京都寺町五條上八町

天王寺屋市郎兵衛

